

王菩萨

书戈

土医生，土办法，到了晚上，他睡觉了。王妈就在油灯下，轻轻的用针，挑破了疮，嘴理一边念著佛号，一边就把慧生身上的脓泡，吸进口里，然後又随著佛号吐到地下。

1.

太阳似乎不大，天可是朗爽爽的。只有偏东的一方，悬著一块灰乌乌的浮云，像老祖母的旧棉被，好大好大，随风向南面蠕动，没有风的时候，就彷彿休止在空中。

慧生这孩子有些刁，似乎比同年龄的人还要倔强，他从矮屋裏钻出来，望了望天，把手里提著的几本书，往右膈窝里一夹，推出单车，上学去。

「少爷！少爷！」王妈连喊带跑的追了出来。

「这是毛衣，披在身上；这是雨衣，和书一块夹著。这几天有寒流，广播里说，会有降雨的。」他很不高兴的，也没有看王妈一眼，不耐烦的说：「你老是唠叨，昨天也是的。要是天真下雨，我可以在屋檐下躲雨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你的关心，真教人有些受不了。」

「少爷！听王妈的话，著了凉可不是闹著玩的，我也担当不起呀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。」

王妈已经念了几十年阿弥陀佛了！由大陆念到台湾，由台北念到高雄，她有事无事，迎人送人总是阿弥陀佛！

「真是烦人，真是讨厌！」他还是接过毛衣和雨衣，只是拐了个弯，又悄悄的把衣服雨具，由窗口丢进屋去。他和许许多多年轻学生一样，即使下雨，也没有带雨具的习惯。年轻人就烦婆婆妈妈、唠唠叨叨的人，而他偏偏就有这么一个自他懂得认人起，就寸步不离去的王妈妈，你怎么发脾气，她也不生气，就是一味的疼你、护你，像尊老菩萨。王妈真是个老菩萨，大字识不得几个，屋里供著观音菩萨，口里念著阿弥陀佛！逢年过节，天寒地冻，她总是那么满怀欢喜的买些棉被、毛衣去寺院与人结缘。

慧生从略知事理，十多年来，他最头痛，最没有办法闪开的，也就是王妈无微不至的爱。

这爱不但超越了一个奶妈的范畴，甚至逾越到母亲之上了。

也许母爱是女人的天性，也许王妈太孤独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子女，更没有自己的家。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，她也从未在慧生面前，由於抱怨，而诉说过她的往事。慧生也似乎觉得比一个台湾下女，稍为高一点点的奶妈，她的过去是不会隐藏著什么的，纵使有，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其实，一个单纯的年轻学生，他也不会想得那么细腻的。在大陆，跟一辈子主人的老嬷嬷太多了，有几个年轻人，去关注这些，去挖掘这些呢？如今的王妈妈虽然是一个人，她好像生活得很充实，很自在，很满足，她拥有的只是一尊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彷彿她就拥有了一切。彷彿身、口、意，她都不离观世音，她念阿弥陀佛！她就好快活。

少爷就是少爷！年轻人嘛！不但有少爷的架子，有少爷的脾气，也有少爷的梦！梦女人，梦挥霍，梦前途！

老妈就是老妈，是侍候人的；必须低声下气的。老妈也有老妈的梦，忠于主人，或用自己廉价的生命，去默默的燃烧，去照亮别人。

慧生勤读，想前途；王妈安详的甘愿牺牲自己。因此，慧生的少爷气焰过去了，年纪愈来愈大了，他总深深的觉得，他亏欠王妈太多，比一个孩子欠著老母的还要多。尤其是他想到那些视赌如命，甚至弃家不顾同学的母亲时，他越发觉得他的王妈太慈太悲太好了，可是，一到火头上，脾气一来，他又把她当成老佣了。

顶她、凶她、气她，乃至骂她，王妈从不在他妈面前告状。她总是等他气消了，苦口婆心的劝他，要他学好，有时说著说著，就会掉下眼泪来。

2.

「也许这是缘分，我也说不出理由来，少爷，也许是我拉把你长大的吧！我就是把心窝里疼你爱你，听到你功课有进步，我就高兴；你做错了什么事，挨了骂，或是被学校记了警告，我就很难过。」

像这样的话，慧生已经如背国文一般，记得滚瓜烂熟了。

「唉！」他叹了口气。自言自语地说：「我有母爱、父爱，还有王妈的爱，要是小王的母亲不是成天整夜趴在牌桌子上的话，小王绝不会到今天这种要太保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」他合好书。由露珠湿湿的足球场，走向了升旗台。这个早上，他这样的想过去了。

也许是功课太忙，也许是爱意太浓，也许是求好心切，高中毕业的前一个月，慧生病倒了。八岁那年，正是卅八年的初冬。天气奇寒，雪花片片的飘落著。人心就像落木萧萧的原野，惶惶然的凋零著。他家遣走了男工，辞掉了女仆，也抛下了无法带走的一连廿里，没有一块杂田的农庄和宫殿式的庭院，匆匆地收拾一些金银珠宝，雇了高价的轿夫，才把他们一家四口，抬到广西和湖南交界的大山上去躲土匪。

娇生惯养的他，水土不服，混身长满了疥疮。

土医生，土办法，到了晚上，他睡觉了。王妈就在油灯下，轻轻的用针，挑破了疮，嘴里一边念著佛号，一边就把慧生身上的脓泡，吸进嘴里，然后又随著佛号吐到地下。现在，他又病倒了。还是王妈守住他。还是王妈不停的念阿弥陀佛！她虽没念过书，她却比什么看护更懂得病人。

他望著王妈，他歉疚深深地盯住她。

「少爷！不要急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书读不好，明年可以读；身体要紧，不听我的话，淋了几次雨，又常常熬夜用功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呀！这回病好了，每天早晨，一定要吃两个生鸡蛋，一杯牛奶。你父亲老爷子在大陆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眼睛一睁开，漱口杯子里用滚水烫好的鸡蛋就等著他了。所以，他身子一直很好。」「王妈，我突然想起大山岭上生疮的事来，要不是您，我恐怕就来不了台湾了。」

「对了，」他稚气地继续说：「那次，我身上一共长了多少个疮？」

她眼珠往上一翻，望著天花板，理了理记忆。



「你问这做什么，太久了，我也记不得了。」

「您不是说过，凡是属于我的一点一漏，您都不会忘记？」

慧生由床上坐起来，看著护士小姐的针头！

「您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不打针。！」

「暑假过了，就是大学生了，还这么小孩子气。到底当年你生了多少疮，我的确没有数过。不过经过我口吸好的疮，前前後後一百卅二个。」

护士小姐伸伸舌头，他把左手伸过去：「小姐，要是突然一切药物全没有了，你遇到生疥疮的病人，也需要土法子，一口口吸时，你怎么办？」

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，不要乱想，多多休息吧！」他的眼睛是闭上了，他可没法静静地休息。他的思维在朦胧中，游得很远很远。

衔接在生疥疮的那串日子里他父亲总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，风险过去了，仍旧可以回家，安居乐业，守著祖产，过平静安祥幸福生活的梦，在土豪劣绅的斗争台上敲醒了。清算的信息，夹在雪寒地冻的隆冬里，穿过冷冷呼啸的朔风，响到他父亲的耳际，一如晴天霹雳。

他父亲凉了，就像一天不见火的、露在雪地中的手脚一样，方才悄悄地派人与广东的表亲连络。

光是湖广交界的大山岭，就整整走了六天六夜，都是王妈背著他，一天八十里，一连走了半个多月，才到广州。

在深圳偷渡，那枪声在黄昏的河中响起，一直到了自由的香港，住进子旅馆，他们才发觉王妈厚棉棉的左手袖子，血透了。

「少爷！少爷！我一直在这，没有走呀！」他肉肉眼睛额头上滚著汗珠。一份爱意敬忱和疚歉，也同时写在他脸上。

在军方的民众诊疗所，他一共住了廿天，他出院了。王妈比送他入院时，更清瘦了。



3.

大专院校放榜，慧生的名字出现在一家私立医学院里。是久病影响了成绩。

在台北，他父亲的工作，并不理想，多年来带出的一点储蓄，也全在久病中用得差不多了。

私立医学院费用太多，而且要七年。

「王妈，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。」

只有他父母明白，一遇上稍为关系到慧生一生的机遇，他们都要问问王妈。三年前，他考取高中和高商，他们也曾征求过王妈意见的。

「我没有念过书，」他们一家四个人，全坐在不如当年老家一间客房五分之一大的屋子里。王妈看看慧生，脸上泛起一阵压不住的笑浪。

「也许我还是古板的老脑筋，我总觉得做医生是济世救人的，应该让他去读。」

「我们也认为慧生这孩子，学医是比较适合他的个性，只是……」

「慧生这孩子有一副慈悲的菩萨心肠，就像王妈……」

王妈也插嘴说：「这个我也明白，我跟太太说过几次了，她就是不答应。前天晚上，我听说少爷考取了大学，我就悄悄地问过对面汪家上大学的孩子，私立学校一个学期，五千元也就差不多了。快廿年来，你们给我的零用钱。我全存著。在大陆上我还有个女儿，在台湾少爷是我奶大带大的，也算是我最亲的人了。我算算三五年内，我由大陆带出的手饰，和这些年来钱生钱，除了冬令救济我去寺院布施了一些棉被，以及过年过节捐献了一点米面外，剩下的钱，也是够供少爷上学的。我唯一的愿望，在我有生之年，能看到少爷出人头地，成家立业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」

「你真是一个大好人，我活了五十岁，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默默为人默默行善默默牺牲的人，你真是活菩萨。」他妈的泪水夹在声音里滚了出来。

慧生愣愣的，他内心交织许许多多稚幼无知的忤情。四年前一时的冒犯，再度印在眼帘。

那是他过十四岁生日的晚上，他妈很轻声的说：「慧生，从明天起，你就是十五岁了。在我们老家，十五岁也可以算是大人了，王妈对你，有时比我还好，喂奶喂饭，抱你哄你，全是她一手带大你的，所以，从今夜起，你要改口，不要再叫他王妈，要叫她娘。」

「她再好，也只是奶妈，叫她娘，我办不到！」

「不知好歹的蠢东西，住嘴！」

王妈在过音的甘蔗板边听到老爷的怒声，她泪汪汪地走过去，强著笑容说：「老爷！太太！王妈和娘没有什么分别的。只要少爷用功读书，身体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都十五岁，再转口也的确是不好转啦！」

慧生想到这里，他双膝朝著王妈软了下去！

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孩子，一切都不重要，困难也都可以克服。最要紧的，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，能看到你成为社会上一个很有用的人。」

4.

医学院，在高雄。

九月十九日，是一个轻度台风滞留宝岛的日子。台北市雨雾蒙蒙，他和王妈上了南下的火车。他把透风的位子让给她。落雨了，他又轻轻的把窗子放下来。

他尽其所知的为王妈述说一站又一站沿革的故事。一份近廿年来的辛酸，积郁了那么厚的落寞，仿佛就在滚滚前进的列车里，撵得无影无踪了。

母性的宽屈，母性的毅力，可以承受数十年，也可以在一夕间获得全然的满足。

王妈的梦，已经越来越逐渐接近事实。七年後，再过七个春天，她就可以亲眼看到慧生做医生了。尽管是坐的慢车，她心裏还是有著外溢的快慰。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，他爸早已为他俩租了间小屋，四个人，分成南北两处，都是为了慧生一个人的未来，过著能省则省的生活。

高雄比起台北来，又差了许多，即使慧生抽得出空闲，教个把学生，高雄的家教、也不容易有人要。何况，王妈怎么样也不允许他的精力和体力的透支。要是再生病，荒废学业，她廿年的苦心，出头日又要廷后了。她怎肯！

王妈是老了一些。视力和体力都不如刚来台湾的时候了。但她自信，仍可以以为慧生熬几年。因此，她一有空，她就越发精进，在那尊随身供奉已逾廿年的观音圣像前祈祷：十八年前，慧生满月时，她就抱了他在观音菩萨面前许了愿，不计一切折磨，甚至隐去生母的身分，只求孩子平安长大，有好的教养，大了有出息。事实上，这些年来，孩子已经过了三次灾难，大山岭生疥疮；深圳逃亡的枪声；以及五间的大病住院，他都在菩萨的保佑中，化险为夷度过了过来。



在她虔诚的信佛中，这全是观世音的慈悲，她更坚定了自己牺牲和布施的心。

她的企求很简单，不是活著让少爷喊她一声娘；而是死後，在阴间见到她丈夫，能有个交代。她是老式的妇女，她根本没想到自己的荣辱，甚至都忘了自己的存在。她床前的抬子上，供著观音娘娘，她早晚膜拜，为少爷平安祈求，十八年如一日。孩子医人救世的预兆，像一根鞭重重地落在她的身上。她就仿佛是为了承当这根慈鞭，才在佛菩萨的安排下，来到台湾的。随著主人来台，无亲无故，有时难免有些苦闷，想到大陆的女儿，看到孩子叫自己王妈，发起脾气来，还真像个小主人凶她，甚至骂她。

但一捧著观音菩萨，大慈大悲的精神，也就自然地彰显了出来，她就原谅了孩子的无知，甚至还认为：

一个人应该有个性的。有时想开了，反而很高兴孩子强烈的男性个性。一把恩惠和劳役分得很清楚。

她摘下老花镜子，放下手中的针线。比刚陪少爷来高雄时，视力又差了许多。

岁月不饶人，真是一年不如一年。近来，洗一脚盆衣服，常要歇一两次，以往四个人的衣服。一个早上就洗好了。如今两人衣服，有时也要一个上午。她看著慧生，在黄黄的灯光下，也架了副近视眼镜，她虽不知他在做什么功课，自信告诉她，孩子正在一天天的接近最好医生的标准。

就是这点点安慰，使她活得实在而艰苦；使她活得沈默而泰然。

她是大时代的小人物；她是滚动时代巨轮，不可少的小人物；她是活菩萨。

5.

在他们租屋左边后院有几株樱花，她已四度看到他们开过鲜艳的红花了。

在这间既怕台风又怕地震的矮屋里，她迎来一千多个清晨，她也送走了一千多个黄昏。



她自己的头发也是愈来愈花白了。早上梳头，总觉得比头晚又灰了一些，额上陌生的绉纹，也一条一条的加多加深了。手上的皮也一天一天的松弛了。

老了，她早对死亡没有什么惧意了。她活著，真是为了孩子。在孩子闪光初射的时候，她尤需要勇敢的硬朗的活著。在收音机中，她常听到广播，天下最勇敢的女人，是当孩子受到磨难，母亲挺身而出时候。

她是这么一盏油尽的灯，她必需要点到滴油不剩；点到孩子大放光明的时候。

她压住胸口，轻轻吐痰，她怕惊醒才由医院手术室实习回来的孩子。继续做她越做越吃力的洗涤工作。

有好些个台风暴雨的夜里，没有了电灯，她看不见孩子的脸，她好想揭开隐藏了逾廿年的秘密，因为，她自己这盏油灯，随时都有燃尽熄灭的可能了。但，都在犹豫中失去了良机。

慧生在医术方面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，都很有天份，一说一点即懂，教授器重他，系主任器重他。虽是个见习生，很多人体解剖上的问题，不仅要他提供意见，也重视他的意见。

岁月把慧生一天天的磨熟了，一天天的迈向了成功的门；岁月也把王妈一天天的磨老了，一天天的接近荒凉的黄土了。

在樱花再度盛开的季节，王妈终于病倒了。由菜板上的菜判断，王妈多半是在上午十时左右，不支倒地的。

他扶她坐三轮车到学院的医院。

教授大夫会诊结果，确定是一种瘤毒性肝癌，由于她隐藏了过久，已经没有回天的法术了。

「慧生，我们都知道你这个王妈，在你心目中的重要，在你人生旅途中的依靠性，因此，我们必需告诉你，她最多只有一两个星期的寿命了。」

慧生自己心里也有数，一切诊断过程他都亲自参与。他噙住泪水，拍了电报回到小屋。夜幕垂下来，他躺在床上，望著简陋的梳妆台前那尊观世音菩萨，再看看游大贝湖替王妈摄的照片，王妈简直就像观世音，就是菩萨，他这一生一直在她的呵护中长大。他禁不住的泪水，一颗一颗滚流而出，他没有去擦拭它。

像海样深沈的恩情，他这一生实在欠王妈太多太多了。泪水成升、成斗，也冲不淡这份不需要支付利润，连本也不要的恩情。

如今，他才越发觉得他是如此的需要王妈，他是学医的；此刻，他宁可相信神，相信菩萨，相信奇迹；让他的王妈活下去，活到她觉得活够了，活开心了；在台湾这十几年来，她简直是在为他活著，她活得似乎有些不自在。

啊！菩萨，观音菩萨，让我的王妈多活几年吧！我做了医生，我要好好的孝敬她，让她开心几年，然后，在自己开的诊所里，安详往生。

他晕沈的醒过来。

他父母已在他的身边了。他慌乱到连门都没有关。

「我们赶夜车，刚到。」

赶去医院，王妈比昨天更虚弱了。她还认得老爷、太太，她伸出手来，紧紧地捏住他们。话在舌头上打转。

「孩子，」他父亲拍拍慧生，进了大夫休息的房间，声音沙哑的说：「没有太多时间了，尽管王妈的眼神上，还写著不字，我必需把这隐藏了廿多年的秘密告诉你，王妈就是你的亲娘。」

「你出生的那天，你父亲生热病死了。你们家环境不好，王妈一直在我们家帮忙，我也一直没有孩子。你母亲就求我，只要我收下你，她愿意以奶娘身分，永远隐藏自己，抚育你。她唯一的希望，长大的你，不再像他们一样的穷困，要尽量去帮助别人。」

慧生满脸泪水，奔进病房，伏在床前。

「娘，啊！娘！」

王妈睁开了眼睛，兴奋地挣扎著支起了身子，她流露出了慈祥的笑容，以及从来未见过的喜悦也呈现在脸上，她摸著孩子的头，感到好满足，好自在，好安慰；可是，很快地就在开怀中，闭上了眼睛，安详的走了。

6.

不知刊在那份杂志上，慧生看到这么一段，描绘母亲的文字：-



她是那云，不管是晴天阴天，风天雨天，她都会在天际一方，看著你，护著你的。

从此，慧生就爱上了云。仿佛在云中会看到母亲。

常常的在给病人动完了手术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他总是愣愣的凝视著云彩。祈求云中的生母，恕他：也禀告云中的生母老菩萨，他一直默默地恒毅的，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，真个仁心仁术的为病患服务，他甚至会说，娘，今天经过三小时顺利的手术，又救活了一个在贫病交困中垂毙的人。

娘，您是菩萨，您是见证。孩子在救人济世中，永远是您的化身，您活在儿心里，永永远远……

摘自 南洋商报“登彼岸”